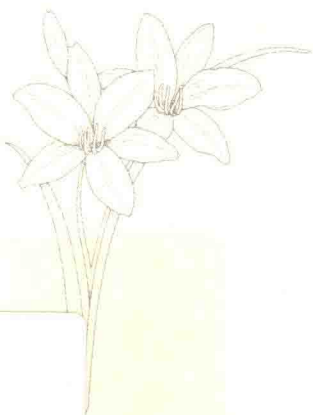


独创性视角下的文学影视经典丛书

依附启蒙观念的 当代文学

吴炫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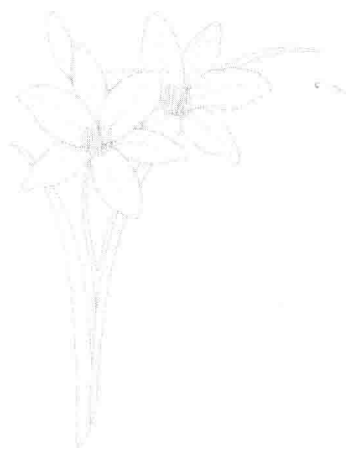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出版

独创性视角下的文学影视经典丛书

依附启蒙观念的 当代文学

吴炫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附启蒙观念的当代文学/吴炫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9

(独创性视角下的文学影视经典丛书)

ISBN 978-7-5671-2858-3

I. ①依…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5158 号

编辑/策划 徐雁华 江振新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章斐 金鑫

依附启蒙观念的当代文学

吴炫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10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858-3/I·464 定价 48.00 元

依附启蒙观念的当代文学

目录

contents

引言 关于“文学对现实的穿越” / 001

“穿越”与“超越”有什么区别? / 002

“穿越”与“超脱”有什么区别? / 008

文学穿越政治文化现实 / 012

文学穿越世俗文化现实 / 015

文学穿越既定的文学现实 / 018

文学作为“个体化世界” / 022

第一讲 “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 027

局限分析与文学穿越 / 028

《伤痕》：尚未穿越政治情感控诉 / 031

《一代人》：对自我眼光的遮蔽 / 041

《随想录》：自我忏悔到什么程度? / 048

第二讲 “反思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 057

《最宝贵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 060

contents

- 《班主任》：救救孩子还是救救家长？ / 066
- 《李顺大造屋》：为什么不是文学性批判？ / 071
- 《人到中年》：负什么重？忍什么辱？ / 077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没有爱，也没有尊重的世界？ / 082

第三讲 王蒙式忠诚、梁晓声式信念的局限评述 / 097

- 王蒙式忠诚的理性匮乏 / 098
- 对外在事物负责与对自己负责 / 104
- 能否把握自己的牺牲？ / 109

第四讲 “文化寻根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之一 / 115

- “文化寻根”再评价 / 116
- 《爸爸爸》：关于长不大的丙崽 / 125
- 《红高粱》：思的遗憾 / 132

第五讲 “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之二 / 137

- 《受戒》：纯朴的孱弱性与不自然性 / 138
- 《棋王》：尚未彻底穿越道家文化 / 147
- 《美食家》：吃的哲学之贫困 / 152

目录

第六讲 “新潮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 159

“新潮文学”与“怕老婆的故事” / 160

《山上的小屋》：中国个体何以可能？ / 165

《河边的错误》：疯子是我们的一个世界 / 172

《冈底斯的诱惑》：神秘后面是什么？ / 178

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比较 / 185

第七讲 “新写实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 195

“新写实文学”再评价 / 196

《烦恼人生》：亲和世俗与穿越世俗 / 204

《伏羲伏羲》：如何走出循环的世界？ / 214

《一地鸡毛》：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小林？ / 223

第八讲 《心灵史》和《九月寓言》局限评述 / 229

面对心灵问题 / 230

《心灵史》：作为家园能否居住？ / 236

《九月寓言》还缺什么？ / 244

contents

第九讲 “晚生代文学”及若干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 255

“断裂问卷”的得与失 / 256

《在码头》《梦境》《西递村》中的“个体化理解” / 262

如何看《上海宝贝》与《我爱美元》? / 269

第十讲 余秀华：中国真正的现代诗人 / 279

如何理解余秀华的现代性? / 280

余秀华穿越了哪些二元冲突范畴? / 283

关于生命力的若干思想 / 288

附录 互动问答精选 / 292

后 记 / 294

依附启蒙观念的
当代文学

引 言

关于“文学对现实的穿越”

“穿越”与“超越”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很熟悉“超越”这个词，也经常使用，但大家未必思考过这个词语的含义。“超越”的“超”字，在中国文论中就有，是“超出”“胜过”的意思，比如“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这里的“超”就是“胜过”的意思。但我们今天理解的“超越”，主要还是依托于西方《圣经》中“彼岸”与“此岸”之间的超越性关系，“超越现实”已被“超越传统”“超越世俗”等概念等同起来。所以，这个范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用得最多。这种西方方式的“超越”在宗教意义上可以做深入的阐发和研究，我在这里主要说这样两点：

第一，“超越”可理解为“彼岸”对“此岸”的优越性。西方认为，由于耶和华创造了天地和人类，他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超越者优于超越对象，因此理想便优于现状，艺术便优

于现实,美感便优于快感,所以西方各种二元对立范畴都是互为“优越”的;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表明了事物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图式,也是逐渐“优越”的历史观。在文艺理论中,柏拉图重现实而轻艺术,阿多诺重非理性艺术而轻理性现实,也都可以理解为“超越思维”的各种翻版。在文学创作中,因“超越”所形成的“崇高感”,不仅显现在古希腊神话人物阿喀琉斯的英雄性中,而且显现在加缪笔下对抗失败之命运的西西弗斯的荒谬性中,所以“超越现实”具有“优于现实”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优于“小人”的,“官”是优于“民”的,所以我们不会对“超越”感到有多大的隔阂,但这样一来,两者的性质差异就被我们遮蔽了。西方的“优越”是讲创造性的,而中国的“优越”则是讲等级性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区别。

第二,在西方观念中,“超越”所讲的“彼岸”,因分离于现实而容易导致抽象的形而上世界,这一点尤其应该注意。在哲学上,这种抽象造成西方的形而上学,也造成他们的纯粹思辨的理论形态,这让中国人感到了隔阂。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海德格尔的“在”,这些范畴均难以把握,原因也在于很难用现实化的事物来说明,很难“举例说明”。所以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纯理论、纯思辨敬而远之,是因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形而上世界,即便有,也必须在现实中找代言人,所以古代社会就以皇帝或圣人为代言人,他们是可以代表“天”与“道”的。此外,西方“超越”的抽象性,还显现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

中,比如西方现代“纯粹形式”文艺观的提出,毕加索、蒙德里安、博尔赫斯、格里耶的形式绘画和小说,就是这种文艺观的实践。布列东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分别将审美情感与现实情感做了严格的区分,也是这个道理。所谓“审美情感”,不是教育性的、道德性的、认识性的,而只能从纯粹色彩、线条等形式中得到,对其的把握是体验的而非语言的。上述作家及其作品是大家都熟悉的,它们共同表现出拒绝现实感的莫名特征。但这些作品只是在中国的知识界、艺术界有所接受,大部分中国读者是读不大懂、也看不大懂的。

比较起来,我所说的“穿越”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穿越”与“超越”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穿越”与“超越”都强调人类告别自然界的“创造性”。中国文化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易经》《论语》《道德经》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超越”所蕴含的创造精神是西方人所独有的,而只能说:西方文明的不断发展是因为西方人没有遗忘创造,而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是后来东方人在一定程度上遗忘了创造,而人的惰性表现在容易依赖自己的创造。既然会遗忘,便也可以重新恢复记忆,所以人是否能创造,完全取决于人的自觉性。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提出“穿越现实”这一概念,就在于它注重“和谐性”与“现实性”,这两点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我们的宿命,这种精神是社会无论如何现代化,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的。

首先,“穿越现实”不具备西方“超越现实”所讲的“进步

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和谐之精神，所以中国艺术倡扬的是“中和”“恬淡”的审美境界，并把作家对现实的反抗，稀释成“悲凉”“哀怨”。今天，文学的独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文学“独立”意味着什么？独立的文学如何建立它与文化现实的关系？这显然是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创造性课题。我之所以不赞同西方“艺术优于现实”的“超越说”，而提出“艺术不同于现实”的“穿越说”，是因为我们不能说唐诗比先秦散文优越，也不能说《哈姆雷特》和《红楼梦》分别“优越”于它们所产生的现实。艺术作为作家虚构的世界，无论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其实是与非艺术世界“各有利弊”的。从大的方面说，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没有现实功用，《哈姆雷特》是这样的，《红楼梦》也是这样的。因为不仅哈姆雷特与贾宝玉是现实中的无能者，而且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多半是现实中的无能者。比如凡·高是无能者，比如曹雪芹是落魄者，比如博尔赫斯是残废者，比如索尔仁尼琴是被流放者，他们都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功德圆满的感觉。所以，我们不能用文学之长来比现实之短，或用现实之长来比文学之短。也就是说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只能是“不同”的关系。

所以“穿越现实”，在我这里是指利用现实之材料，建立一个和现实不同的非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既服务于现实（比如为政治服务或抒发现实苦闷情绪），也不优于现实（比如将艺术作为现实发展的理想），更不对抗现实（比如将艺术作为反理性的一种对抗机制），当然也不低于现实（比如艺术无用论等），而是给不得不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类予以不同于宗教的“心灵依

托”(宗教是通过让人们“离开现实”来获得心灵依托的)。这样,文学与现实“不同而并立”之“平衡”,也就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依附现实的“不平等和谐”。

其次,“穿越现实”也不具备西方“超越现实”的“抽象性”。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易经》等。由于《易经》的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现实世界,这就使得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追求都需具有“可触摸性”,于是中国文化就有了世俗性,而中国文学也就具有了“具象性”。无论是写实性艺术,还是写意性艺术,具象都应该是其基本形态。因此,“穿越现实”就是在现实中实现人的创造性的努力。注重现实性,应视之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点而不是缺点。从文化方面来说,我们之所以不认为儒、释、道所说的“天”“道”“命”“理”“气”是超验的,就是因为它们可通过经验世界来把握。所谓各种不同的“天子”代表“天”说话,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所以,抽象的东西必须通过具象来表现,并且具备可说性、可把握性、可操作性,才容易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这是“穿越现实”的特点,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特点。佛教最后必须具备“顿悟”而“立地成佛”的操作性,才能被中国人接受。而西方的“上帝”“自在之物”,以及美学上的“崇高”和“荒诞”,之所以与中国人很难产生亲和感,原因也正在于它们难以触摸。就文学来说,新潮文学在中国遭的冷遇,与中国文学经典的具象性和写实性特点,正好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前者将文学在中国的“独立”,误解为以西方式的“纯粹形式”来“超越”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其结果便是使其先锋作品丧失了打动、启迪、震撼中国读者的途径与功能。因此,当

残雪将“纯文学”与“人类精神”联系起来时,我以为有一个关键问题亟待探讨:中国文学是通过世俗世界走向人类精神,还是通过个人的潜意识走向人类精神?从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经典来看,回答多半还是前者。而《红楼梦》《阿Q正传》《鹿鼎记》的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三部作品是展现世俗又穿越世俗的典范。而如果以西方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不纯”的文学。因此,无论是“物、意、言”还是“情景交融”,中国文论对具象化的现实的直观性把握和尊重,恐怕都是首要的。退一步说,即便文学可以从人的潜意识入手,我以为也应该通过世俗生活层面,然后抵达对人性的深层理解与体验。

当然,我不可能读遍中国所有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所以也不排除抽象艺术存在的可能。但即便如少数民族的一些抽象的艺术,也应该具有“具象性”,比如用的材料是小鸟、小花,等等,这叫“穿越具象的抽象”。关键是,中国经典的、优秀的艺术是不是有具象性,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穿越”与“超脱”有什么区别？

我说的“穿越”，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超脱”。在这里，我们必须摆脱“不西即中”的思维定式，即西方的东西不行，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依托，并且不对传统的思想保持批判态度，这都不是“穿越”的态度。

应该说，“超脱”与老子的“忘知”“忘欲”“忘利”等道家思想密切相关。这种思想不仅演化为伦理上“独善其身”的人格风范，也演化为“坐忘”“惬意”的人生美学，还演变为绘画和诗歌中“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写意传统，展现为陶渊明笔下远离世俗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塑造成沈从文笔下那个远离污浊的纯情而孱弱的“翠翠”。中国文学研究者在批判儒家教化性文学之后，很容易对道家的文学持赞美态度，从而很容易从一种类型进入另一种类型，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在理论上，“超

脱现实”的本质是“避世”，是逃避现实，即刘勰所说的“夫道以无为化世”“无为以清虚为心”。这种逃避不仅是逃避外在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逃避包括思想、欲望、情感在内的主体的内在现实，于是逃避后的世界只剩下虚静、恬然的身心体验。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这种虚静、恬然之体验，既不会妨害社会，也不会影响和改变社会，从而在外在功效上是肯定了现实社会，在内在功效上是回避了与现实社会对抗的冲动。因此，我以为道家不可能构成对儒家的对抗，用杜亚泉的话说，那就是道家反而成为对儒家的“调适”。“调适”并不是“本体性否定”，而属于“生存运动”。在文学上，“超脱”有这样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不要作家自己思想的介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贾平凹的《静虚村记》、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其共同点在于将士大夫的田园野趣表达得淋漓尽致，将世外桃源的农家心灵描述得一尘不染。这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处世美学，虽然为中国文学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理解”，但由于中国作家不能“穿越”这种理解，便使得这类文学因为“趋同化”而影响了艺术独创性。而艺术独创性的贫弱，也会影响艺术的审美性，这也是我们读这类作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的原因所在。

二是作家笔下的人物缺乏生命和欲望的冲动，从而使得其审美人格脆弱化，比如《边城》中的翠翠，可算作一个典型人物。在一个由厚道的老人、和气的小伙、乖巧的少女组成的与世无争的社会里，翠翠过着一种“自在”而不“自为”的生活。“自为”的缺乏不仅体现在翠翠的无欲、无我、无不满、无抗争上，而且表

现在她对爱情的糊涂与怯懦上。所以,在我看来翠翠爱情悲剧的原因既不主要在于礼教,也不主要在于贫困,既不主要是性格,也不主要是宿命,而是翠翠缺少人应该有的生命冲动和自我实现的意志。缺少这些东西,生命就会显得很孱弱。但无论是沈从文,还是评论界,对这一点的反思同样不太自觉,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同时,由于这种文学创作主张“由实入虚”并最终“以虚化实”,现实的有机性和血肉感,就在“无争”和“惬意”中被化解了,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人体艺术的血肉被抽空了,而成为“仙风道骨”的化身,也使得上述意境美,因缺乏现实生活真实的矛盾和痛苦体验,从而弱化了对现实批判的张力,反过来也削弱了作品打动人、启示人的力量。

因此,提出“穿越现实”的命题,一方面是使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能面对和承担现实中的矛盾,同时在文学内外又不轻视对世俗生活内容的再现与表现;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作家不仅在作品意蕴上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将作品意蕴能从政治性伸展到文化性、人类性等领域,同时又有勇气穿越道家思想对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支配,对其无为和惬意的美学予以独特的理解,以此生成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觉得能体现这个要求的作品,就当代文学来说,阿城的《棋王》就不错。王一生在“棋呆子”的状态中显示出他的超凡脱俗的“智慧”,很容易让人想到老子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大智若愚的形象,这可能是一些评论认为《棋王》有“复古”倾向的原因所在。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到王一生在成为棋王之前对“吃”的贪婪与考究,注意到他在“九局连环”博弈中的枯槁身